



三个饲养员

(歌舞剧集)

張永枚編劇

長江文艺出版社

三个饲养员

(歌舞剧集)

张永枚编剧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3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 1 3/8 印张 · 23,000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

统一书号：T10107·139

定 价：(5) 0.13 元

目 录

三个饲养员.....	1
收容車.....	20
风雨共伞.....	34

三个飼养員

人物:

王小栓，部队飼养員。

副連长。

春妹子，公社飼养員，小栓的表妹。

地点：野外。

时间：星期日。

〔幕启：副連长、王小栓割草上。〕

副連长：（唱）春风吹，
王小栓：

野花点头笑，

太阳照，

鳥儿叫得好。

野地里四处是青草，

又嫩又肥长得高。

为战馬，不怕辛劳，

星期天揮动割草刀，

給战馬带回青飼料，

讓战馬欢欢喜喜吃个飽。

割呀，割呀，

割呀吆割青草。

王小栓：(止步)村庄？

副连长：哎！小栓同志，怎么不走了？

王小栓：副连长，你到村边去割，我到河那边去割，好吗？

副连长：你这个饲养员，想要单干！

王小栓：(为难地)副连长，我……

副连长：(有所悟)啊？(旁白)我听说他表妹春妹子就住在这村里。小伙子这几天总象有什么心事，对工作不大安心，原来关键就在这儿，小栓同志：(唱)

这儿是什么村？

王小栓：(唱)这儿是王家村。

副连长：(唱)王家村里有你什么人？

王小栓：(唱)有我——有我表妹一家人。

副连长：(唱)村边青草深，

村里有亲人，

一来能割草，

二来能探亲，

为何你不愿往前行？

王小栓：我……

副连长：顺便到这了，还不去看看你大舅二舅、表哥表妹的呀！走吧！

王小栓：副连长，我是——

副连长：是什么——说呀！

王小栓：(无法掩饰)副连长呀！(唱)

副连长说到我的为难处，

只好把心事告訴你：
記得參軍前，
表妹和我曾相遇，
我說應征服兵役，
不開坦克就開機器。
當上個國防軍，
學一身好武藝，
說得春妹笑嘻嘻。
又誰知入伍一分配，
把我編到飼養班里。
雖說是革命工作都重要，
飼養員怎能和坦克手來相比。
馬夫的外號不好聽，
被人瞧不起。
春妹要知道，
她准會斜着眼，指住鼻，
笑我沒出息。
來到兵營三個月，
從不敢走進村子里，
沒有臉皮見親戚。

副連長：啊！原來真是這麼回事啊！（唱）

小栓把心事對我提，
低下頭來想妙計，

有了！

我得讓他進村去，

見到他的表亲戚、
表妹态度好，
他会受教育；
表妹有問題，
我見机行事出主意，
要讓小栓安心服兵役。

小栓！

前面的青草数第一，
你不割它太可惜。
青草好比俘虏兵，
你不抓它沒有理，
不管你的想法对不对，
先隨我割草上前去。

走吧！

王小栓：（唱）倘若碰上我的表亲戚，

副連长：（唱）有我保駕沒关系。

王小栓：（唱）倘若她問我干什么？

副連长：（唱）有我替你来保密。

王小栓：（唱）倘若是她要打破沙罐問到底？

副連长：（唱）沙罐打烂有我来补起。

王小栓：（边走边望）哎呀！說着說着人来了！

〔回头跑。〕

副連长：真的来了你的表亲戚！哎！往哪跑？

〔上前阻擋，栓歇了个空子，直往前跑去。〕

副連长：站住！向后轉，齐步走！

〔王小栓走到副连长面前。

副连长：（风趣地）哈……！我看你往哪儿跑？……小栓同志，

前面来的不过是——

王小栓：一个妇女！

副连长：你呢？

王小栓：一个饲养员！

副连长：更是一个战士！

王小栓：是，一个战士！

副连长：哈哈！千军万马都吓不倒一个战士，一个妇女——

就说是你表妹吧，也不至于就吓得你当逃兵呀！走！跟

我来，握紧武器，挺起胸膛，前进！

王小栓：是！

〔二人前进。

王小栓：副连长，人不見了！

副连长：草地可到了，咱们就先割草吧！

〔二人割草。

〔春妹子割草上，走在深草丛中。

春妹子：（唱）春草一丈长，

随风摇摆，

为了牛儿壮，

割草不嫌忙。

适才间，

两个同志前面走，

那一个小伙子，

好象是表哥的模样。

我正要开口把他喊，

春草深，春草密，

只見草青青，

不見人儿在何方？

副連长：（听）哎！有“情况”！

王小栓：（听，鳥叫）准是只大秧鷄！（以石击之，石落在表妹面前）

春妹子：哎呀！是那个不講理的扔石头打人呀？

王小栓：哎呀！不是秧鷄是个人，副連长，我打着人了！

（想躲开）

副連长：快去賠个礼道个歉呀！

王小栓：（只好上前）对不起，大姐，誤会了……

春妹子：誤会了！你这同志怎么扔石头打人呀？瞧！溅了我满身泥！

〔王小栓不好意思地去揩，又把手縮回。〕

春妹子：（轉过身来）啊！是你呀！

王小栓：（同时）啊！是你呀！

副連长：（旁白）說曹操曹操就到，准是表亲戚会面了！

春妹子：小栓！

王小栓：春妹！

春妹子：（唱）曾記得去年中秋月团圆，

我俩在你家見過面。

当兵不过三个月，

你生龙活虎紅光滿面，

險些儿讓我認不出，

你就是三个月前的王小栓!

小栓，姑父他們好嗎?

王小栓：好！舅舅他們好嗎？

春妹子：好！就是直生你的氣！說你呀！

王小栓：說我沒出息？

春妹子：說你呀，“那個小栓呀！哼！當兵才不過幾天，頂多也不過是個坦克手吧，連老親戚也不放在眼里了。隔得這麼近，就是不來一趟。依我的脾氣……我可要甩他兩拐棍”！

副連長：（上前）甩他兩拐棍？我可不依呀！

春妹子：這同志是？

王小栓：是我們——

副連長：我是小栓的戰友！

春妹子：那好。同志，一道上我們家去吧！走！（拉住二人手）

副連長：好呀！走吧，小栓同志，串門去！

王小栓：（掙脫）不，不！春妹，我今天還要割草呢。

春妹子：你也割草！

王小栓：我也割草！

副連長：我也割草！

春妹子：咱們三個都是割草的呀！

副連長：真巧呀！走吧！

王小栓：不！把草割完了，再——這是任務！

春妹子：那也好！（三人割草，唱）

看表哥，

手里揮動割草刀，

白衬衣上沾青草。

动作快，手儿巧，

莫非他也是一个饲养员，

出来割马料。

表哥，你割草干什么？

王小栓：干……不干什么，不干什么！

春妹子：不干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你呀，哼！准是

给马割草，你在部队里是个喂马的吧！

王小栓：我——谁说我是——

副连长：我是个喂马的！他是来给我帮忙的。

春妹子：啊！他不是，你是。

王小栓：唉，你怎么——

副连长：小栓！

春妹子：同志！你——不象呀！

王小栓：他本来就不象嘛！

副连长：你也得替我保密呀！——你再看看。（作了一个牵马，

赶马的架式）

春妹子：象象！准是个喂马的，是吧，小栓？

王小栓：嗯。

副连长：（想了想）你们俩表兄妹的，在这唠唠，我到那边去割草，一会儿，再到你们家串门！

春妹子：好！

王小栓：我也走了！

副连长：去去！沉着大胆，有我在一边“警戒”她的行动，给你“支援”呢！（下）

王小栓：(无可奈何)唉——

春妹子：(生气，学小栓)唉——

王小栓：
春妹子：(唱)弯腰割青草，

草棵里飞起一双鸟：

王小栓：(唱)一只飞得低，

春妹子：(唱)一只飞得高，

飞得高的太自傲，
小心掉下来摔坏了！

王小栓：(唱)不是小鸟太自傲，
羽毛不好怕人笑。

春妹子：(同时)小栓，我知道你瞧不起人才生我的气！（走）
王小栓：春妹，

再见吧！（回头看）

春妹子：哎，回来！你才瞧不起人呢，瞧你一身的傲气！

王小栓：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嘛！

春妹子：顶多不过是个坦克手吧！

王小栓：谁说我是坦克手呀！

春妹子：怎么，你不是开坦克的？

王小栓：嗯！

春妹子：不是你自己参军前给我说的吗？你要戴上“橡皮帽”，
穿上“高统靴”，腰里别个小盒子炮，往那一站，象个英
雄，嘟嘟嘟！开起几万斤重的大铁马吗？

王小栓：那呀，我是说着玩的。

春妹子：说来玩的？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王小栓：你猜吧！

春妹子：（想）啊！我知道了！（唱）

一猜小栓哥，

定是当炮兵，

炮弹出膛象团火，

打得敌人丧了命。

王小栓：没猜对。

春妹子：不对？我不信。

王小栓：哎——有一点联系。

春妹子：和炮兵有一点联系……对了！对了！（唱）

二猜小栓哥，

准是开汽车，

汽车拉炮又送粮食，

能翻过大山坡。

这回猜着了吧？

王小栓：哎？嗯……

春妹子：怪不得你这样神气啊？

王小栓：神气！我才不神气呢？我又不是汽车兵！

春妹子：啊？又不对！哪——（唱）

你是一个机枪手？

〔王小栓摇头。〕

春妹子：（唱）你是一个电话兵？

〔王小栓摇头。〕

春妹子：（唱）你是一个卫生兵？

王小栓：更不是！

春妹子：（唱）部队的兵种都猜遍；

你到底是是个什么兵？

干革命闹共产也得有个分工呀；我们公社里，有炼钢的，
放鹅的，喂猪的，还有——喂牛的，你也得干一行呀？

王小栓：你早就猜到了嘛！

春妹子：早就猜到了？那为什么你直摇头？

王小栓：我给你闹着玩的。

春妹子：又闹着玩的！早就猜到了。给炮兵有点联系……对
了对了！你是——

王小栓：我是——

春妹子：你是汽车兵！

王小栓：我——

春妹子：看你，还保密呢，我又不是外人。

王小栓：这一——对，这是军事，秘密。

春妹子：军事秘密！（点头相信）好了，我知道就行了！（唱）

小栓哥当了汽车兵，

春妹喜盈盈。

王小栓：（唱）春妹说我是汽车兵，

有口难说清。

春妹子：（唱）刚才猜他是饲养员，

为何他不高兴？

王小栓：（唱）有心对她吐真情，

马夫的外号不好听！

春妹子：（唱）难道他瞧不起饲养员，

找几句话儿试试他的心。

小栓呀！村东有个李二哥，
村西有个秀英女，
男的是飼养員，
女的开拖拉机，
两样工作比一比，
哪个高来哪个低？

王小栓：（唱）話里有話将我逼，
分明是将她比着秀英女，
将我比着李二哥，
难道說我的工作她已摸底。
春妹呀，
何必故意来問我，
自古馬夫沒出息！

〔副連长暗上。

春妹子：（唱）一句話好比一根針，
刺进我心里，
誰說馬夫沒出息，
我要問問你！

副連长：（旁白）这姑娘态度很明确，我算放心了！

春妹子：（唱）只說你当兵三月觉悟高，
又誰知你把这革命工作分高低，
別看你是个汽車兵，
春妹我可不稀奇，
养牛喂馬你看不上，
我更看不上你，

一把沙子洒天上，

你往东来我走西！

副連长：（旁白）这下，“將軍”了！我得解圍去！——你們这对表亲戚，大吵大鬧，簡直是唱大戏呀！剛一見面就吵架了。小栓同志，我可要批評你啊！

王小栓：我說的都是实話呀！

春妹子：是实話！哼！瞧不起飼养員！

王小栓：你才呢！

春妹子：你才呢！

副連长：你說她，她說你，到底是誰瞧不起飼养員，把我給弄得糊塗塗的了。——啊！我就是个飼养員，你們都瞧不起我呀？

春妹子：同志呀！（唱）

种瓜說瓜甜，

种谷說米好。

你是部队的飼养員，

咱俩走的一条道。

王小栓：什么，你也是个飼养員？

副連长：对！女飼养員！

春妹子：（唱）公社里，喂黃牛，

耕田拉車不能少，

我爱牛儿象姊妹，

日夜照看，不怕辛勞，

喂得大黃牛，

月月都长膘，

拉車能拖一千斤，
 耕地產量高。
 社員們看見我的牛兒都贊好，
 都說我工作很重要。
 我是一個飼養員，
 我和那拖拉機手的地位一般高。
 社長發給我大獎章，
 記者還來把相照。
 來來來，小栓子，
 給你這瞧不起飼養員的瞧一瞧，
 我自豪，我驕傲。

〔生氣地拿出一個小紅本子。〕

副連長：噉！獎章證明書。“獎給模範飼養員”，看看啊！小栓
 同志！

王小栓：我……（伸手去拿）

春妹子：想看我還不給你看呢，汽車兵！（放入懷中）

副連長：怎麼，汽車兵？

王小栓：副連長同志，我可不是存心……。

春妹子：啊，你又是副連長？你不是飼養員嗎？

王小栓：他本來就是副連長嘛。

春妹子：你真是副連長，是軍官？

副連長：怎麼，不象嗎？

春妹子：象！——可又象個飼養員！哎！那剛才你为啥說你
 是飼養員？

副連長：哈哈！現在我是副連長，可想當年我是個馬夫呀！